

# The Sorrows of Idiot Augustus

傻子

奥古斯特

的哀伤

〔波黑〕亚历山大·黑蒙编  
吴冰青等译

· BEST · EUROPEAN · FICTION · || · 最佳欧洲小说 · ||

最佳欧洲小说 II

傻子奥古斯特的哀伤

[波黑] 亚历山大·黑蒙 编

吴冰青 等译



① 译林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最佳欧洲小说. 2. 傻子奥古斯特的哀伤 / (波黑) 黑蒙 (Hemon, A.) 编, 吴冰青等译. —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5.1  
(文学新读馆. 最佳欧洲小说系列)  
ISBN 978-7-5447-1302-3

I. ①最… II. ①黑… ②吴… III. ①小说集—欧洲—现代  
IV. ①I504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45431号

Best European Fiction 2012  
Copyright © 2011 by Dalkey Archive Press  
Introduction copyright © 2011 by Aleksandar Hemon  
Preface copyright © 2011 by Nicole Krauss  
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alkey Archive Press  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4 by Yilin Press, Ltd  
All rights reserved.  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10-2013-229号

书 名	最佳欧洲小说Ⅱ: 傻子奥古斯特的哀伤
编 者	[波黑] 亚历山大·黑蒙
译 者	吴冰青 等
组 稿	萧 萍
责任编辑	田 智
特约编辑	张 睿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电子邮箱	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yilin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	20.375
版 次	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47-1302-3
定 价	118.00元(全三册)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 
(电话: 025-83658316)

## 目 录

## Contents

- 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欲望                | 001 |
| 傻子奥古斯特的哀伤         | 003 |
| [波兰] 雅努什·鲁德尼茨基    |     |
| 吴冰青 译             |     |
| “……一切都融入白色”       | 025 |
| [爱尔兰] 加布里埃尔·罗森斯托克 |     |
| 乔修峰 译             |     |

危机	039
大灾难	041
[联合国：英格兰] 李·鲁尔克 李文俊 译	
降临	051
[黑山] 安德烈·尼古拉迪斯 潘泓 译	
手持股票的女人	071
[瑞士：德语地区] 米凯尔·施陶费尔 严蓓雯 译	

罪恶 087

M.诱拐案 089

【德国】 克莱门斯·迈耶

吴冰青 译

拉拉·阿维斯 111

【比利时】 伯纳德·奎厄里尼

杨卫东 译

<b>战争</b>	127
<b>终点之前</b>	129
【格鲁吉亚】戴维·戴菲	
李剑 译	
<b>肯尼迪</b>	137
【爱尔兰：英语】德斯蒙德·霍根	
李晖 译	
<b>望远镜</b>	161
【俄罗斯】丹尼拉·达维多夫	
文导微 译	

欲望





傻子奥古斯特的哀伤  
*The Sorrows of Idiot Augustus*

[波兰] 雅努什·鲁德尼茨基

吴冰青 译



我的生活静如死水，用布鲁诺·舒尔茨的话说，静止得犹如抽出手的空手套。我，直到最近，都是一名波兰语教师，虽然现在已经被提前退休了。中学。我居住在一座中型城市，我中等身材，有一份中不溜儿的退休金、一套不大不小的公寓，我已是中年人。非常中年。

很久以前我就做了父亲，最近又做了祖父，可是极少看到外孙。我女儿移民了，她住在一座大城市，挺着大肚子——很快又要生了。我十年前就已鳏居。我有次为亡妻译了一首诗，是一位德国诗人作的，我想不起他的名字，却记得诗句，大约是这样的：死在我之前，之前一点点。如此你便不用独自回家。我却要一个人回。葬礼纯粹是象征性的，她在看望女儿回来的路上出了事，飞机整个只剩下那黑盒子。我注目每一架飞过头顶的飞机，每一架都翘起机翼，向我问候。我注目每一架飞机，至今

十年了。

今天我去了墓地。我照例在她身边的小长椅上坐下来，照例读书。照例是舒尔茨。我的舒尔茨。我就像他的“领养老金的人”，我活着是因为死亡已经擦身而过。我是无足轻重的，因此单是手摇风琴的声响就将我抛至云霄，而只要有一股风，我就像一片树叶滑过黄色的秋之原野。若要设立舒尔茨俱乐部的话，我可以做主席。

今天我决定出趟远门。这么些年来，是第一次。

还有，今天我决定开始记日记。学校之外，这是平生第一次。我决定离开是因为……我决定离开是因为……嗯，我意识到今天是我结婚三十周年纪念日。是的，今天。在一起的第三十个年头，尽管其实是第二十个年头。这是其一。我想离开，去当时我们婚礼之后去过的地方。去西西里。去陶尔米纳。我因为血压问题而有些犹豫，但其实我的决心早就下定了。因为那是我们的周年纪念日，但那不是唯一原因。还因为今天墓地里那对情侣，这是另一个原因。就在墓地的最边上，他们坐在长椅上，以为无人能看见他们，可是你知道吗，偏偏那个“无人”碰巧就是我。他们挨坐在一起，顽固地年轻着，互相接吻、触摸，忙乱而又紧张，肢体蜿蜒蛇行，好像他们并不止四只手。为了更快到达那里，她伸展双腿，他的手像条蛇滑进她的衫底。她呻吟着，他用另一只手解开裤纽，于是他的基督山伯爵，禁锢至今，总算得以从这个窗口一窥外面的

世界了；而此物一定令她害羞了，因为她没有俯身于他此刻无所指归的命运，而是扭过身去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听任他被他的命运摆布，不，她把它，那命运，握在了手里，就是这样，三两次上下运动之后，就是这样，一门瞄向天空的炮无声地发射了。他开始四下里摸索口袋，用一只手，因为她有些恼怒，抓住另一只手不放，他掏出一张纸巾，擦起裤子来。于是我无声地撤退了，不再充当看客，之后我回家去，照例独自一人。

而照例，我独自坐在阳台上，随后是电视机前，然后又回阳台上。照例我给妓院打电话，照例只在非打不可时才打，之后妓女过来，照例带着避孕套，而我射了，照例在她嘴里，因为我不大能够在那里，在另一个地方，成事，对我来说那太亲密、太近切，令人窘迫，而这里却是远离的、实用的，你可以保持一点超然。接着，照例，我把从我身体里流出来的真货扔掉，扔进垃圾堆，心里有些犹豫，而照例，那片裹着我的精液的橡胶被扔在垃圾堆里，我有些不好意思，所以我走过去把它拎了出来。照例。

于是，在床上，我又想起了波瓦兹基墓园。那是我们的第一次出游，走出我们的中等城市，来到首都。她穿着黄色短裤，让身旁经过的年老女士们嫉恨不已。我们坐在一长凳上接吻，完全没有今天人们所谓的性挑逗，哪怕用波兰语，尽管我们也许在意念中干过这事，却没有用手。

那时的波瓦兹基墓园和今天墓地里那对情侣，还有

我们的三十年结婚纪念，虽然实际上是我们的二十周年。也许还因为从那以后，我根本没去过别的地方。这些都是我决定离开的理由。离开！我为我的决定兴奋异常，觉也睡不着了。我只管开始考虑要带什么；甚至，我竟然起床开始列一个小清单，以免忘了什么。我写道：相机，舒尔茨，充电器，别忘了！

写完这些，我又在最上面加上：陶尔米纳，但随后我就将它画掉，写上：西西里之行，但随后我又画掉，写上：我，直到最近，都是一名波兰语教师，虽然现在已经被提前退休了。而这便是日记的开头。

我到了。我在墨西拿机场。以前我跟她一起飞，始终如此。我一直握着她的手，很久很久以至扶手硌得我手指发白（我不再写她了）。一小时的公共汽车（走在清亮丝带般的高速路上，我轻声唱）就到了，陶尔米纳，我的爱。两道海湾，小岛，沙滩，从那里起都是上坡，小街道，房子，小房子，广场，小广场，教堂，小教堂，城堡，小城堡，一路向上直到圆形剧场，全都被上帝之手排列在陶罗山陡峭的斜坡上，全都悬挂在斜坡之上犹如桌布一般，而在那上面，继续向上，向上，便是无比宏伟的冒烟油灯，埃特纳火山公主殿下了。

我预订了一家精品旅馆，贵族气派的公爵别墅。往一个方向走十五分钟，是古老的镇中心，往另一个方向走三秒便是大海，只消从悬崖上扑下去就到。我订了三天，

小套间，因为时令已到了九月末比较便宜，每晚二百五十欧元，再见吧我的积蓄。套间好得让你透不过气来，卧室里华丽的大床，夹楼，一切都让我忍不住要立刻穿上我的毡拖鞋。从阳台看去：大海和海湾。从露台看去：陶尔米纳，还有高处的埃特纳火山。早餐包括在房费里，但我来得太晚没赶上，只得走进游廊，坐下来，连同包装纸一起吃下我的三明治，因为从那中等城市过来的一路上，纸已经浸透了。

我坐在格雷科剧场，就是那座圆形露天剧场。我曾沿着翁贝托大街漫步，穿过四月九日广场，在圣约瑟大教堂和一家名叫奇妙吧的酒吧附近，有许多人在等待，希望看到哪个明星。某个世俗的明星，不是某颗天上的明星。（当时我在跟她一起漫步，我将不再写她了。）

我就坐在最后一排，舞台在下面，环绕四周的墙壁比基督还早。我觉得我正骑坐在历史的巅峰。舞台上有个女孩吗？少妇？太远了，看不清。她在练习侧翻跳，有的成功，有的没有。成功的那些看起来像旋转的星星。

我在旅馆里。我洗过淋浴，而现在，在阳台上，我坐着，满怀惊奇。因为，在圆形剧场，我曾走下去凑近看她。因为我坐下来凑近看她时，惊讶得说不出话。因为她两腿在空中时，看起来就像萨尔玛·海耶克。因为她在做一个倒立，而她的衣衫褪到下巴那里，露出两颗蜜桃，带



着两粒小小的尖儿。她看见我在看，她看见我看到的，她非常清楚地看见我在看，因为她保持那姿势，尽管她知道她的衣衫褪上去把她露了出来。地上，黑头发都髻起，上面是她的脸，她的嘴和颈子上盖着一件红衬衫，那上面——往上看！——上面是肚子，太阳晒得黑黑的，好像是雕刻出来的，颤抖着，带着汗水闪亮着，然后在最高点是一双运动鞋。我俯身过去，这样我们能从同一角度看见彼此。她说，您好，先生，这有点刺痛我了，被称为先生让我感觉像个老人。我说，你好，小姐，轻轻挥了挥手，站起来准备离开，不过随后我就投降了，我转过身，那时她已经站着了，回复正立，她看起来外表没变，只是倒了个个儿。

我要上床了……

我起来了，凌晨一点钟，我睡不着。我的眼皮底下全是旋转花饰，它们固执地融合成一个形状，她的形状。她的周围，是圆形剧场的墙壁，墙壁后面是爱奥尼亚海，还有埃特纳火山。

你发狂了吗？去睡觉！醒醒吧！看看你自己，睡觉去！睡觉，睡觉，睡觉！

我无法相信！这不可能发生，像电影，不像生活！我提前下楼吃早餐，尽管根本没有睡够，我是最早的几人之一，这样我可以先饱餐一顿，然后赶在中午之前再去吃，省下午餐的费用，甚至晚餐也说不定，于是我下楼，